

编辑出版 与期刊评价

赵均◎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赵均◎著

编辑出版 与期刊评价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编辑出版与期刊评价 / 赵均著. — 北京: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043-8131-6

I. ①编… II. ①赵… III. ①编辑工作—研究②出版工作—研究③期刊—研究—中国 IV. ①G23②G2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9986号

编辑出版与期刊评价

赵 均 著

责任编辑 王丽丹

封面设计 盈丰飞雪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ntp.com.cn

电子信箱 cnt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4.25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8131-6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Bianji chuban yu qikan pingjia

Bianji chubān yu qikan pingjia

我的求学之路

赵 均

回顾我的求学之路，堪称曲折，走了不少弯路。也许我本可以诗情画意地说是因为喜欢那弯路上的风景，但其实不是。我内心非常羡慕那些本硕博专业与之后的学术研究一以贯之的学者们，他们没有把人生中最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东撒西丢，而我则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现在能在学术研究的外围打晃，纯属瞎打误撞。从材料工程系铸造专业，到汉语言文字学再到编辑出版学，我的职称也从助理工程师，到助理研究员，再到副编审、编审。誉我者赞我是“杂家”，文理兼修；毁我者说我是“混混”，啥也不是。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不管是“杂家”还是“混混”，都不是我的本意，只是因为我太习惯于随波逐流、随遇而安、随行就市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勤奋努力的好学生，虽然同村人经常把我作为“好学习”的活教材用来教育孩子，我每每内心非常羞愧。考虑到榜样对于孩子们的激励力量是无穷的，配合解说我也常做出一副不懈追求状。神啊，原谅我的虚荣吧！

作为内蒙古中部国家级贫困县偏远农村多子女家庭的第五个儿子，



我本应该有那种急切改变自己命运的志向，可是我哪里会有那么高明的人生自觉。我是个严重不自律、特别容易受环境影响的人，小学学习成绩还不错，以全公社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高勿素公社中学 29 班学习。进入新环境，非常好奇，成天和更会玩的孩子们混在一起，学习一落千丈。语文老师在讲《伤仲永》这篇课文时，我恰好迟到了，一进门，被罚站在讲桌前听讲，老师就拿我作为活生生的现代仲永的例子，讲到激动处，一黑板擦砸过来，落了个满头满脸的粉笔灰。第一学期放假后我就不想上学了。农村孩子辍学很常见，父母基本上也同意了。

我的大哥是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上的包头师专，是周围十里八村唯一的大学生，当时已经在包头市第九中学参加工作。他和大嫂对我一直充满期望，听闻我要退学，不顾自己小家庭刚刚起步、生活也很拮据的情况下，把我接到包头市，作为教工子弟安插到包头九中初一（3）班读书。没有当初哥嫂的这一举动，就没有现在的我，每念至此，心中充满感激。在包头九中我遇到了影响我之后热爱文学的好老师——张丽婷。13 岁的农村孩子，刚离开父母，非常想家，摸黑写了一首想念母亲的小诗。大哥显摆给张老师看，张老师就在班上讲这首诗写得如何好，把我装扮成一棵文学苗子。她还送给我一本笔记本，专门让我用来写诗给她看。中学老师对孩子的影响实在是太强大了！我立马对文学充满了兴趣，就以为自己富有文学天赋，主动去阅读一些文学报刊，时不时就写几首歪诗拿给张老师评点。后来张老师去海南工作，主编《海南通信报》文学副刊时，还刊发过我的一首诗《叶是主题》。我写诗的习惯延续了很久，直到离开张老师后好多年，才渐渐罢笔。

刚到九中读书不久，校领导觉得安插进来的教工子弟的学习成绩普遍成问题，明令如果达不到班级前 30 名的，就要退回去。其实到最

后也没真正实行，但这一说法引起了我的极度恐慌。刚刚进入到这么好的城市生活环境和快乐的校园生活，怎能轻易被退回？我发奋学习，单元考试考了第29名，期中考试第21名，期末考试第9名，从此初中阶段的学习进入正轨。包头九中是内蒙古重点中学，张老师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其他科目的老师们的教学水平也不同凡响，有赖于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我时不时获个三好学生什么的，那是一段非常值得我留恋的学习阶段。

高中我接着考入包头九中高一(4)班学习。我那时独自住在学校体育组，大哥大嫂没法监管我的学习，我却又开始不适应新的学习环境，长期沉迷于武侠小说，曾经在上数学课时偷看武侠小说被没收过。学习落后之后就干脆破罐子破摔，以致荒废了学业。高二要分文理班，其实我去文科班是最合适的，因为我的数理化都不好，又特别爱学文科课程。当时普遍有一种感觉，就是学习不好的学生才去学文科，而且理工科的毕业生就业后待遇也好，那时流行一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就为了这点自尊，没有报名去文科班。作为一个理科生，后来高考时却是靠文科分数拉抬、有一门理科还不及格的情况下考上的大学。如果当时就那样颓废下去也没有今天的我，高三的一天我猛然惊醒：考不上大学就要回村面朝黄土背朝天了，眼下恍惚以为自己是城市中的一员其实是一种错觉。就好似漆黑的天幕上划过一颗璀璨的流星！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高考备战，急迫猛赶、废寝忘食，短时间的加速影响了健康，导致高考后只要一站起来就会眼黑好几秒钟，为以后的严重神经衰弱埋下了病根。回村后母亲知道我身体出现了问题，唯一能拿得出手为我补身体的食品就是鸡蛋，蒸鸡蛋、煮鸡蛋、炒鸡蛋，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看见鸡蛋就想吐。



当时高考一结束就必须马上填报志愿，我对报考什么专业任嘛不懂，随便靠想象填报了一下，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是不是也还有人和我当时一样。我最终考入了内蒙古工学院（后改名为内蒙古工业大学）材料工艺系（后改名材料工程系）铸造 89 班学习，入学后才知道其他同学全都是调剂到这个专业的。他们到处打听是哪一個奇葩主动报考了这个专业，我一直没好意思说出来是我，今天我实话实说：同学们，是我！是我！就是我！

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国家包分配，入学时我的户口也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这对当时的农村孩子来说就是鲤鱼跃入龙门。刚经历过褪一层皮般的高考，大家普遍都精神放松了，结课考试主要靠考前突击。记得每到期末，拉闸后的宿舍楼烛光摇曳，教室就更是一座难求，掀起了形式多样、轰轰烈烈的抢座位大战。我才智平庸，又个性疏懒，再加上本来就对理工科不感兴趣，以考试过关为最高要求，学习成绩平平，只有“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这门大家普遍头疼的课我居然学得最好，两个学期唯有我一个人获得全优。

上大学不久，高考前突击过猛的后遗症就发作了。首先是失眠，宿舍熄灯后，同学们的鼾声此起彼伏，而我却毫无睡意，第二天却又一点精神也没有。再就是感觉自己看到的世界就像是发生在电视屏幕里，而我在屏幕外旁观，非常奇怪的一种灵魂与肉体分离开来的感觉。我试图从身体劳累、眼镜不适来找原因，到内医附院神经内科做过脑电图，去杂七杂八的眼镜店配镜、配镜、再配镜，可是丝毫都没有得到改善。第一学年末英语缓考、高等数学课需要补考，而我一点学习的心思也没有，陷于失眠和灵肉分离的感觉难以自拔。我觉得如果再这样下去不仅自己精神痛苦，可能连毕业都成问题，然后就选择休学了。反正自己的

事情自己做主，也没和家人通报，临走时和几位交好的同学痛喝一顿，登上火车挥挥手，就回村了。

同村的年轻人都去外地打工去了，我每天像个二流子一样满村遛达，或者和小孩子们在地上摔跤玩。一个远房的舅舅要去包头打工，问我愿不愿意去工地干点活儿，他说你看你穿得破破烂烂，挣点钱去换身好衣服也行啊。我正百无聊赖，就跟着他去了一个油工包工队。

工地是在包钢医院新建的一幢楼里，具体的活儿是在水泥墙上先抹腻子，待干透后再用砂纸磨平，然后刷上涂料。打磨墙时满屋子都是灰尘，戴上口罩都不管用，干完活从头到脚都是白灰。刷房子时每一间都是一个样，刷完一间又一间，心情很是煎熬。一天只挣3块5毛钱，每天的饭菜是馒头、炖白菜土豆。由于身体劳累，饭菜又没什么油水，我一顿可以吃四个大馒头。晚上大家坐在床铺上看一台小电视，那时《围城》正在热播，可是工友们都喜欢看打打闹闹的武侠剧，我只好翻翻闲书或者闲坐。时不时还要躲避来查暂住证的，有一次被逮住了，他们不相信一个大学生会来干这种活儿，怀疑我是个骗子。那时的我对未来完全处于迷茫状态，非常渴望上帝或者白胡子老头开示我人生的方向。或许这个世界迷茫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他们一直都没顾得上我。在工地上干了三个月，要过年了，我真的只落得换了一身新衣服就回家了。意外之喜是，这一段的高强度劳动治好了我的“灵肉分离症”。原来治病的良方就是让身体劳累！

返校后，精神复原的我开始热衷于当各种学生“官员”，最多的时候同时担任系学生会主席、系刊《金晖》主编、校报记者、校学生伙食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班级宣传委员等，成了学生里的“大忙人”。还在大二的时候入了党，校园生活也算是过得风生水起。



大二的时候送走了一起入学的铸专 89 班，大三时送走了休学前的原班级铸 89 班，1994 年夏天，我休学后转入的铸 90 班也要毕业了。我被分配到北京水泵厂铸铁分厂工作。先是在车间实习，说是实习，其实就是和工人师傅们一起干活。铸造俗称翻砂，主要生产流程是把煤粉和砂子混合起来，制成铸型，用铁水浇注成铸件。每天工作下来，非常劳累，车间污染比较严重，唾的痰都是黑的。同一时间来的大学生都早早地到办公室工作了，而我似乎是被遗忘了，干了快 10 个月后，才被安排到了工艺组绘制铸造工艺图纸。那时企业已经开始经营困难了，我却度过了一段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快乐时光，每天上班喝茶、看报纸、聊天，下班吃面、打球、玩扑克、打麻将。有志青年会认为这是多么的堕落啊！可我不这么觉得，我一直以能过上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寄生虫生活为人生最高理想。也许只有等到退休，我才能再过上这样神仙般的日子，我在内心非常期待。

到了 1996 年秋天，水泵厂为了加强营销，在全国新布了八个经销部，面向全厂招聘经销人员，我应聘担任大同经销部经理。说是大同经销部，其实我们就在大同市小北门总参招待所租了一间客房，然后到大同市的各大煤矿和周边地区去联系销售业务。我那时是名副其实的皮包经理，用大哥给我的一个旧皮包装着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和销售合同，满世界去联系卖水泵。那时的企业大多都陷在三角债里，买东西都想赊账，而我的经营原则是绝不赊账，因为赊账实在是太难要回钱了。后来看这个思路还是对的，最后撤销这八个经销部时我们的账目是最清楚的，没有任何欠款。期间，一起从厂里来的销售员也跑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苦苦支撑。好在后来卖给天津油漆厂、呼市铁路段、临河啤酒厂几台水泵，勉强可以维持。剩余时间就在招待所里和其他厂的销售人员

打扑克牌，赌注是请大家吃饭。无聊时就绕着大同火车站转了一圈又一圈。

到了1998年春天，厂里开始着手撤销这些驻外经销部。我回北京一边等待大同经销部撤销，一边应聘在一家小公司去做销售，到北京各建筑工地去推销铝合金幕墙。那时候我的生活是灰暗的，自己感觉就像一个小爬虫一样生活在社会边缘。大哥让我去拜访他在北京广播学院工作的老友杜进成老师，托他给我介绍个对象。当时大学的收入比较低，毕业生普遍不愿意留校。校党委宣传部缺人手，正好委托杜老师帮着寻找合适的人。杜老师第一次见面，就问我愿不愿意来北京广播学院工作。我请示了大哥，他催促我赶紧答应下来。经过面试后，当时主持宣传部工作的吕学武和龙耘老师还专门去工厂外调了我，之后我就来到了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宣传部，主要负责编辑院刊三、四版等工作。也许是学校的工作环境非常适合我，我融入新单位很快，好多同事都说有种似乎我已经来这里工作了好多年的感觉。

有一天，一直像大姐姐一样待我的副部长龙耘老师对我说：“你是一个工科生，现在却从事着文字方面的工作，最好能去旁听一些文科课程，加强一下自身的工作素养。有一位李佐丰教授，是古汉语权威王力先生的关门弟子，学问非常好。我建议你去看一下他的课。”我自己也感觉到文字能力退化得很厉害，毕业四年了基本上就没怎么看过书，一向自诩为文学青年的我写信时竟然经常提笔忘字。于是我就去旁听李佐丰先生的古代汉语课，几次课下来就被吸引住了。恰逢第二年学校开始有了同等学力攻读硕士学位这种方式，通过入学考试后，我就正式投入李先生门下。后来担任宣传部领导的冯宋彻、刘春梅老师也都很支持我的在职学习。我旁听了李先生在校教授的各类课程：大学语文、古代汉



语、汉语史以及面向全校的讲座。窃以为我可能是先生最不成器的弟子了，这与我当初发愿做先生最得意的门生，差距实在天壤。一时的热情和懒惰的天性，与学术研究必备的皓首穷经实是死敌，现在想起来，大部分研究生课程自己都是囫圇吞枣，然后用作口头上的装饰。回想至此，心存羞愧。

先生自己勤于学问，教学上又以严格要求学生为要务，课上总是于旁征博引、生动讲述之后，突然连环发问，将我等追问至死胡同。希望假于含糊其辞应付过去，每每失败。如果先生抛出一个足以揭露出我学识浅薄的问题，那时最高兴的就是先生看着其它某个同学说：你是怎么看的？然后我就会幸灾乐祸地看着他面红耳赤的脸，听着他支吾的回答。尴尬之后，幸喜先生接着会引领我们去追究、去思索，几乎每次课都是以慌乱的回答开始，以思索的快乐结束。

2000年夏，先生力举我代他给本科生教授古代汉语课。我不大相信地问，我可以吗？先生答曰你可以。满怀激动的我那年暑假埋头备课，常深夜打电话请教先生，手写三大本教案，古代汉语基础语法才可算系统学习，那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暑假。是年秋，我第一次走上大学讲台，模仿先生的教授方式，虽有画虎之嫌，倒也颇受欢迎。由一个刚入门的非正规入学的学生，拜先生所赐，竟然可以上台给本科生讲课！这一跨越使我摆脱了长期的抑郁状态，精神状态陡变。就在那年夏天，我的胃病竟也不治而愈，人也开始变胖了。至今想起，感念不已。

先生对我的指导更多在课下，由于同在一所大学工作，经常可以见到先生，得以获得有别于课上的关于治学态度、关于学术领域、关于人生的教诲，在这方面因为不需要我事先看书准备，我乐为之，故得之

多。随先生走在校园，把自己的学术浅短置于脑后，谈一些学坛古今掌故，聊几句坊间逸闻趣事，煞有意思。

于我而言，想要拿到同等学力硕士学位也颇为不易，各门课程过关后，还必须要通过国家组织的外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统一考试。我的外语那叫一个烂，大学一、二年级的四次英语考试不是补考就是缓考，大三就没有英语课了，之后快10年没有碰过英语书。为了通过外语考试，我报了多种补习班，每次坐好长时间的车去上课。第一次在人民大学上辅导班摸底测试，我看着试卷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不会的单词实在太多了，基本看不懂。为了克服畏难情绪，我想出了“以考促学”的招数，参加了多次四级、PETS等考试，现在手里还攒了一大堆当时的准考证。艰难的学英语历程还是有回报的，最终以61分通过了最后一次考试。写硕士论文时又不幸被抽中匿名评审，李先生对毕业论文的要求极为严格，那一段时间我靠抽烟、喝茶、喝咖啡夜以继日赶写论文。先生看过了几稿都不满意，递交论文的前一晚去李先生家送审论文，李先生对我说，今晚咱们加班，不弄好不休息，我已经让你师母安排好了你的住处。我的脑子当时已经转不动了，一看这阵势，又不忍心让先生陪我熬夜。汗颜之下，我对先生说，要不先不改了，我推后答辩吧，先生也长舒了一口气点了头。回校的路上我打电话询问了研究生院学位办的负责老师，答曰即使推后答辩，依然逃不脱匿名评审，反而丧失了一次过关的机会。因为实在太累了，我回家倒头先睡，第二天醒来，请示先生能不能就这样先送审，先生很不情愿地同意了。没想到那年同等学力被抽中匿名评审的共五篇，两篇推后答辩，两篇被评审否掉，只有我这篇通过了！侥幸过关，再加上年龄也老大不小了，我的学生辈也在同场获颁学位，我最后都没好意思上台接受校长拨穗。关爱照



顾我的大哥一直对学历很看重，对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深造很是遗憾。就在我硕士毕业前，他就与世长辞了，是吾之至痛哉！拿到硕士学位我也无法向他当面报喜了，只能对着天空说：大哥，我实现了你这方面的志向！

2004年10月，北京广播学院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我也从党委宣传部调到了学报编辑部。“物苦不知足，得陇又望蜀”，我又把目光投向博士学位。结合岗位工作和评职称的实际考虑，我决定报考编辑出版学博士研究生。英语考试又成了我的拦路虎，2008年春女儿出生前我一边穿梭在医院各楼间办手续，一边还在背着英语作文，为下周的考博做准备。也就在这一年，经过三次考博的我终于成为了胡智锋教授的博士研究生。

其实来校不久我就和胡师认识了，胡师身上优点很多，先说一条，喜欢奖掖后进、和比自己年纪小的人交朋友。话说2000年的一个夜晚，大约七点多，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枯坐，正在就吃不吃晚饭、去那里吃、怎么吃而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如果你认为我这么说是做作，基本认定你没有过过单身生活。当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我无聊的思考，是胡师打来电话问我吃没吃饭，没吃可以到他家里去吃。当然我也不白吃，条件是顺路带大饼一斤。我还清楚记得我们当晚吃的菜中有一个是咸蛋黄焗芋头，顺便说一句，胡师炒菜技术一流，如果世界上没有学术这回事，他也许是个名扬天下的厨子！几年后我说起这事，他居然不记得了，我很失落。你要问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也许是因为咸蛋黄焗芋头吧，那是我第一次吃这个菜。

2004年之前我应该算是胡师的小友，2004年我由党委宣传部调来学报，正式成了他的部下，2008年我又成了他的博士生。我的地位越

来越下降,我认真思考过这事,也不能说我进步不快,而是胡师进步太快了!胡师是中国传媒大学也是新闻传播学界第一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经我仔细剖析,胡师有“三强”,一曰记忆力强,他可以背诵许多人的手机号码,光直接经济效益就省多少笔记本啊!二曰悟性强,对事物的感悟领悟能力非我辈能望其项背;三曰精力强,每天睡眠时间很短,但从没见他无精打采过。胡师还有“三善于”的超人之处,一曰善于整合梳理,对学术走向非常善于总结提高;二曰善于包容,对我们这些身边的人各具特色的个性,虽不完全认同,但能够发现每个人的优点和长处;三曰善于吸纳,你和他随便说些什么,他就能从谈话中吸收你的观点内容。由于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我几乎每天都会和胡师在一起。言传身教,耳提面命。2006年年底,他又推荐我担任了学报副主编。恩师的大力提携,于我既是动力,又是压力。

之前我也曾写过几篇工作性质的论文,但要说真正开始撰写学术论文还是在2005年春,当时网络语言才刚刚兴起,我在听了语言学大家陈章太先生的一次讲座后,心有所感,撰写了《网络语言概说》(《现代传播》,2005年第2期),这篇论文是我学术研究意义上的第一篇论文,也是我所有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目前达到43次(2018-03-25,CNKI);同年,我在胡师的直接指导下,结合本职工作,发表了《伪学术语汇之于学术期刊编辑》(《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这是我第一次涉足编辑出版学。

2006年,在阅读了周晓燕、马国柱主编的《学报编辑与编辑学》论文集后,有所感悟,我撰写了《关于编辑学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这篇文章还被《新华文摘》2006年第10期篇目辑览,《新华文摘》一直是我仰望星空般的



存在，自己的第二篇编辑出版论文竟然被列入“篇目辑览”栏目，这极大地提升了我的学术研究动力！同年，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压缩版《〈史记〉中的“夫”》发表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那一年，我还晋升为副编审职称。

2007年，我依然还奔波在语言学和编辑出版学这两个麦堆之间，《从编辑关系到编辑定位》发表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这篇文章后来被选入《中国编辑研究（2008）》，这是我的论文第一次被选入专业论文集；与李佐丰先生和张武江师弟合作撰写的《广播电视语体研究回顾》发表于《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2008年，《基于编辑关系的编辑过程讨论》发表于《出版发行研究》2008年第6期。就从这年夏天开始连着好几年，我在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讲授《外国文学史》，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各地干部培训班上主讲《媒体应对与危机管理》，这些课我自己之前其实也没有学过，我是本着“先学后教，以教促学”的想法去上这些课的。这样的事情我不是头一回干，2004年我还教授过本科生“中国政治制度史”这门课。

2009年1月，我获得了编辑出版学硕士生导师资格。9月，招收了首批硕士研究生，我颇有一点沐猴而冠之意，带着新入学的研究生逢人就介绍。唉，那种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的样子以后再没有过，我好怀念那种暴发户的感觉！就在这一年，我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研究”，对别人来说也许是平常，对我这个旁门左道之徒，那又是一针兴奋剂。那年我还发表了《人口、家庭、健康传播中的电视传媒》（《现代传播》，2009年第1期）、《学术评价、防止学术不端行为与名刊建设》（《现代传播》，2009年第3期）。